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二回 為請彰化龍盤桿背書 劉榮下轉牌群雄聚會

話說趙庭從西裡間，聽人家一說，自己便回到東屋。誰知包袱沒啦，只見牀上尚有散碎的銀子擺成幾個字，細看原來是「花虧銀兩，到處留神。銀錢已虧，必定獻藝。」當時就怔了。連忙到了院中，飛身上房。往四下裡一看，並無有人。下房來到屋中，又一細瞧。在牀角上，有四封銀子，旁邊有個柬帖，上寫：「我弟趙庭，你找恩師傳手絕藝，蠟子倒爬碑。獻獻這手絕藝，身受守正戒淫花。」趙庭看明白了，直耗到天光大亮，便將散碎銀子，收拾到一處，拿了起來，從此他便將果席撤了。過了些日子，這一天趙庭叫伙計去看看，自己欠櫃上多少錢啦。那伙計來到櫃上，往水牌上一看，好錢，那上面一筆一筆寫的有三百多兩。遂來到趙庭的屋中說道：「大爺您等那位賓朋啣。為甚麼這些日子還不見來呢？現欠櫃上的賬，已然不少啦。可是從打您來到我們這裡之後，我掙了您的銀錢有□幾兩都多。您有別的事情的吧，我候了您的這筆賬啦。」趙庭說：「不用你候。我跟你打聽打聽，你們這裡有惡霸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們這一帶還真沒有。」趙庭說：「那有財主人家嗎？」伙計說：「那倒有，有我們房後頭，那家財主，在這靠山莊中就算第一了。」趙庭說：「是啦。」說完之後，伙計走去。他在晚飯後，他先出去到了西村頭，一個樹林子裡。他站在林中，往四外觀看，查看道路。正看之際，見從北邊來了一匹馬，上邊端坐一人，是位達官打扮。看那人跳下馬來，身高九尺，體格魁梧。面如三秋古月，寬劍眉斜插入鬢，通官鼻子四字口，海下一部墨鬚，大耳相襯。頭戴一頂鴨尾巾，鵝黃綢子條，雙條麻花扣，紫緞色綁身靠襖，青緞色護領，核桃粗細黃絨繩□字絆，藍絲鸞帶繫腰，大紅的中衣，登山道鞋，藍襪子，花布裹腰，外紫緞色通髻。掐金邊木金線，上繡平金獅子滾繡球，飄帶未結，水紅綢子裡。在馬上得勝鉤上掛一把蛇柔槍，催馬順樹林往南而去。進了靠山莊，趙庭也就隨後進了村莊。就見他來到店門口，下馬進了店，問道：「店裡可有上房麼？」伙計說：「沒有啦，只有西房啦，您住西房吧？」這個時候趙庭也跟了進來，見那老者正在西房窗前站著。少時伙計給開了門，那老達官進到室中，伙計問道：「您往這邊來，有鏢嗎？」老者說：「後邊走呢。等我在此休息了一夜，明日再行。你先給我打臉水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是」，出去給打來臉水，又沏來一壺茶。老者要點蒸食，吃喝完畢，說道：「你先去侍候別人去。那北房幾時騰出來，你幾時給我留下，我全住。這一次鏢回來，我還得住你店中。」伙計說：「好吧。」遂出去了。此時趙庭在院中聽明，進了自己屋中。那伙計也跟了進來，笑道：「您聽見沒有？這位達官爺，是揮金似土仗義疏財，我們店中房牆坍塌倒壞，後來這位達官，拿出銀錢，才修蓋這北房五間。」趙庭說：「那麼他姓甚麼呀。」伙計說：「姓無，名叫無名氏。」趙庭說：「嘔，原來是無名氏。」知道人不說真名實姓，自己也就不好往下問了。第二天天明，那西屋裡老者叫伙計說：「老三哪。」伙計趕緊過去，問道：「甚麼事。」老者說：「你給我備馬匹，我要趕路啦。」伙計說：「是」，急忙出去，將馬備好牽過來。趙庭急忙到了門前往外偷看，就見那老者拉馬向外走，說道：「老三哪，北房幾時空出來，你可給我留下，我回來還住呢。」伙計速速的答應，那老者是揚長而去。伙計來到北上房，他就不管趙庭叫趙二爺啦。他說：「趙二大呀，你可把話聽明白啦，往後天氣很冷，這屋裡升三個火盆也不成。依我說，您一個人住這間西掖間吧。這北上房留下與那位達官爺住，因為這房是人家花錢蓋的。沒別的說的，只可您受點委屈吧。」趙庭也因為自己手中無錢，只可答應。那伙計當時就將他的東西，給搬到西裡間，那東間就鎖好了。伙計拿他不當店客待，每日是人家吃剩的殘菜殘飯，過一過火給他端來，叫他去吃。趙庭心說：「唔呀，好你個混賬東西。我有錢嗎，就是趙二老爺。如今沒有錢嗎，甚麼趙二大。好你個勢利眼的東西。」不言他暗中發恨，且說伙計趙三，他本想要將他攆了出去。只是不准知道他認識那一位。你說不叫他走吧，他幾時有錢呢？自己不敢決定。那趙庭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可給我師父丟了眼了，給我們家摔了牌啦。不免今夜我出去做一號去。想罷，這天將黑，他就出去了。

到了西村口，將要出村，忽聽東邊有人馬聲。他急忙回頭一看，就見走的那個老達官回來了。馬上駛著大褥套，銀子裝滿了。到了店門口下馬。趙庭一想：有咧，我何不偷他一下子呢。豈不省事？想到這裡返身回店。那老達官進店叫：「老三哪，北房可與我騰出來嗎？」老三連忙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早就給您騰出來了。」說著那老者進店到了北屋，伙計給端過燈去。老達官說：「老三呀，你給我把褥套搬進屋裡來。」老三答應出去，一搬沒搬動，遂說：「老太爺，您自己搬吧。我力氣太小，搬不動。」老者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那是你拿不動，差不了多少就是兩千銀子啦。」說著話他自己出去，搬了進來放到屋中。老三在外邊將馬拉去，回來又侍候著。老者叫他預備酒飯，那老三少時給端了進來。飯酒用畢，又給沏來一壺茶。老達官命他將八仙桌往前搭了搭，挪椅子。老者道：「你去找來算盤，破賬本，麻繩，全拿了來，我好給人家封好了。」老三答應，不大工夫滿全送來。伙計竟顧了侍候老達官，他可就把趙庭的晚飯給忘了。趙三走後，老者自己在屋中收拾銀兩，包成五□兩銀子一包，包了不少。此時天有二更已過，那老達官一時心血來潮，便伏在桌上睡著了。西裡間趙庭一看，時機到了。連忙掏白蠟紙捻，用自來火點著，黏在屋門槓上。這就收拾夜行衣靠，穿齊，背上刀，又將白晝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內，打了腰圍子。然後看屋中東西不短，這才將白蠟捻取下，收在兜囊，慢慢出了西屋。來到院內，往屋中一看，見老者仍然睡覺。書中暗表，原來老達官早已料著先前在北屋住的這人，一定是江湖人，便留上神。所以他跟趙三說話，就為給他聽的，如今坐在此處也是一半裝睡。趙庭看時機已到，他便來到簾子外邊，輕輕的打開簾子，便進到屋中。一時大意，往下一放，吧噠一聲響，人家醒啦。趙庭急忙矮身就進到八仙桌底下了。少時老達官便將椅子挪到後山牆，坐在那裡看著八仙桌。趙庭一看，無法可偷。這才跳出來，到了老達官面前，說道：「老達官我這廂與你老叩頭了。」老者一見說道：「好毛賊，你敢前來刺殺於我。」趙庭說：「我不是毛賊草寇，我是訪問你老人家，要借銀兩。」老達官一聽，遂說道：「幾百銀子，我不在乎。你可以先對我說一說，我能對你說明借與不借。如今你身穿夜行衣，背後插刀，不是行刺，也是行刺啊。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趙庭道：「認打怎麼說？認罰怎麼講？」老者說：「你要認打，我把你送到當官治罪。」趙庭說：「受罰呢？」老者說：「受罰呀，你先把你們門戶，你的師父全說出來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我給我師父栽了，現了眼了。」老者說：「你先說一一說呀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太叫我不好開口了。我師父乃是道家。」老者說：「是南二道，還是北二道呢？」趙庭說：「是南二道。」老者說：「那頭一位乃是金針八卦左雲鵬。」趙庭道：「那位便是我的老恩師。」老者說：「你莫非是我二弟趙華陽嗎？」趙庭說：「正是，我姓趙名庭，字華陽，家住江南會稽人。老人家您貴姓。」老者說：「我姓焦，名雄，飛天豹子，又號神槍，八門第二門的。」趙庭說：「原來是老哥哥，小弟我要入伙當賊。」焦雄說：「不用，你還是回家吧。」趙庭說：「我至死也不回家，我非入伙不可。我非得揚名四海，我才回家。要不然我死在江湖全都認命。」焦雄說：「入伙當賊很是不易。」趙庭說：「一個當賊還有甚麼規矩？」焦雄說：「這個還是你師父定的呢。必須有一手絕藝真是天下少有，那才成啦。由蓮花黨門長給身受守正戒淫花，到處不論年歲，全是弟兄相稱，那才能成。二弟呀，現在夜靜更深，你我說話，有擾人家住店的睡覺。最好你先回去，等到天亮，我叫趙老三前來請你，再對你說明。」趙庭說：「多謝老哥哥指點，那咱們明天見吧。」說完告辭出來，回到自己屋中，脫了夜行衣，摘下兵刃暗器，倒在牀上蒙上被，就自睡了。

第二日天明，穿衣起來，開了屋門。趙老三進到焦雄的房間，收拾好牀鋪，又忙著給打來漱口水。焦雄問道：「老三，我問你一件事。」趙三說：「什麼事？」焦雄說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我們定好在這裡相候於我，但不知你看見此人沒有？」趙三說：「這人姓甚麼？」焦雄說：「他姓趙名庭，字華陽，江南人。」說話間趙三嚇得目瞪口呆，渾身發抖，急忙跪倒，口中說：「達官爺，是我的錯了。」焦雄說：「怎麼回事？」趙三說：「這個人早來了，等您日子多啦。問他人家，他說找碰大爺，所以我沒敢跟您回稟，怕您生氣。」焦雄說：「你快起來，去把他給我叫來。」趙老三一聞此言，急忙到趙庭那兒去，把他給請了過來。趙庭進到屋中，二次上前行禮，口中說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趙庭有禮了。」焦雄讓趙三沏來茶，他二人吃茶談話。焦雄道：「二弟呀，我與你同出於左雲鵬左道長門下，就好像親弟兄一般。你要入伙，必須到了一回山東濟南府萊水縣東門外宋家堡去找宋錦，人稱抱刀手，

他能同著你到州府面見彭化龍，別號人稱金翅鷄子。江湖好漢的轉牌都在他手裡啦。轉牌一走，才能招來六□四門的人。再獻一絕藝，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。」趙庭說：「這六□四門人，都在那裡住呢？」焦雄說：「四山五湖，天南海北。」趙庭說：「怎麼通知的到呢？」焦雄說：「其中就是三個人知道。」趙庭說：「那麼少哇！」焦雄說：「第一個是咱們師父知道，第二個是閃電腿劉榮，第三個是彭化龍他知道。」趙庭說：「我必須去麻煩劉、彭二位兄長一趟。老哥哥必須借給我路費，才好。」焦雄說：「二弟，你我是同師門的兄弟，做甚麼這個樣子呢？二弟我先給你四封銀子，作為路費，你也不用還我。」焦雄又問道：「二弟你欠下店飯錢多少？」趙庭說：「約有三百多兩銀子。」焦雄說：「怎麼吃了這麼些呢？」趙三連忙接過說道：「老太爺您是不知，這位二爺住在這店裡，每天早上一遍酒，正午一遍果酒，外加一兩小費。你說有這麼許多沒有？」焦雄這才知道趙庭在店裡的行為，遂說：「老三呀，你將他的賬，全撥到我的賬上。」趙庭說：「伙計還沒起身，不著急，我候候吧。」焦雄說：「不用，你竟管去說吧。」這裡趙庭趕緊把隨身帶的衣物，軍刃暗器，收拾齊備，東西物件，一樣不短，出了西耳房。焦雄送趙庭辭別了店主人，離開客店，來到東村口。焦雄說道：「二弟你走你的吧。我見了轉牌的劉榮，一定請他幫忙。」這才弟兄分手，趙庭連夜趕路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。

這一天趙庭來到山東界內，天黑了，他將一進西村口，忽然看見眼前兩條黑影，進了村子。趙庭躡足潛蹤，跟了上去，躲在暗處，就看他們到了一家牆外。飛身上牆，奔房上，滾脊爬坡，向一座大院而去。趙庭尾隨在二人身後，藏到院內。就見那二人，正在北房間扒窗戶啦。其中一個伸手去掏兜囊。趙庭心想：這許是彩花賊吧。常聽師父說：「蓮花黨賊人專使薰香，鏢喂毒藥。遂就從房上順手掀下瓦來，見他們要進屋子，趙庭一瓦打在當院，嚇了二寇一跳。一抬頭見房上有人，說道：「合字，隨我來。」二賊聲言，飛身上房，撲了過來。趙庭見二賊來到近前，雙手插腰，站住了。二賊說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趙庭通了名姓。二人說：「久仰。」趙庭說：「你二人喚作何名？」賊人說：「我們乃是弟兄二人。我姓夏，雙名德林。這是我兄弟夏德峰。你意欲何為？」趙庭一看這二人報了名姓，就知道這是蓮花黨，今夜潛入民宅，準是前來偷盜盜合車，不期被他衝散，心中忿恨。三個人打的工夫一大，二賊不敢戀戰，怕天亮走不開。夏德林猛然往外一跳，趙庭一大意，往過一追，披夏德林打了一盤肘弩，賊人才跑回了四川。後文書二人當了老道，那時再表。如今且說趙庭，獨自一人，看二寇逃走，拔下弩箭來，幸虧未有毒藥，心中未免憤恨，後來必有報仇之日。他自己從此往下又趕路。

行到濟南萊水縣，怎麼也找不著宋家堡。這天一清早碰見一個撿糞的老頭兒。趙庭上前問道：「這位老人家，我向您打聽點事。」老頭說：「甚麼事？你說吧。」趙庭說：「有個宋家堡，那裡有一位抱刀手宋錦，宋士公，外號人稱抱刀手鎮東方。」老頭說：「不錯，倒是有這一個人。不可能這樣的打聽，必須說霸王館，才有人知道。」趙庭說：「怎麼叫霸王館呢？」老頭說：「他們住家後邊有個戴家嶺，那裡有弟兄二人，跟他學藝。這宋錦在街上開了一個餃子館，賣的可太抗。他清早起來先去遛彎去，回來之後，他吃完了，才買別人。要有那不知道的主兒，去了也買不出來。趕巧了不高興，還能打人家。買餃子的日子長了，人家全管他叫霸王館掌櫃的。」趙庭說：「好的很哉。我是奉了我師父之命，前來訪他。他真要如此嚴惡，那我就替我師父管教於他。」老者說：「你就從此往東去吧，青水脊門樓一過，那路北裡就是那個酒館。」趙庭點頭，來到那青水脊的東邊，就見伙計剛開門了，舉出幌子去，趙庭就進了屋中。那伙計假作沒看見，他伸手直掛棉簾子。趙庭也不理他，自己來到屋中。一看是兩間明間，西邊一個暗間，是櫃房，門外就是灶火。有個酒保，正在那裡和面，預備好包餃子。再看屋中是八張八仙桌，前槽三張，後房沿三張，東房山兩張。趙庭他進門就是在挨門口的一張桌旁凳子上。見這個伙計身高七尺，細條條的身材，面色薑黃，小黑頭。圓眼睛，蒜頭的鼻子，小薄片嘴，大扇風，光頭未戴帽，竹簪別頂，頭藍布的帽子。白襪青鞋，月白布的圍裙。看他和好了面軋餃子皮，兩個誰也不理誰。伙計掐好了餃子，放在籠子裡。趙庭站起來問道：「這餃子怎麼賣呀？」伙計說：「你問誰啦？」趙庭說：「這屋裡有誰，我問誰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有掌櫃的。」趙庭說：「他沒在屋啊，上那裡去啦？」伙計說：「他去睡覺去了。」趙庭說：「先給我煮二□個餃子，多來點湯。」伙計說：「你先張開嘴，我瞧一瞧。」趙庭說：「你瞧甚麼呀？」他說：「我看看你的牙，長齊了沒有？」趙庭說：「難道說這餃子先進貢嗎？」伙計說：「這餃子倒不是進貢的，是我們掌櫃的吃的。」趙庭說：「那就是啦，那麼你給我片湯吧。」伙計說：「片湯兒不賣。」趙庭說：「要不然你給我做點貓耳朵。」伙計說：「你不用說啦，全不賣。」趙庭說：「你給我煮點餃子吧，倒乾脆，我還等著吃完了還趕路呢。」伙計說：「好吧，那麼你就等著吧。」趙庭就坐在他旁邊一條板凳上。看他已然快包滿了匾啦，遂說道：「伙計呀，你先給我煮二□個吃不成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成，那是我們掌櫃的吃的，誰買也不賣。」趙庭說：「好哇，你們不賣，這個全是他吃的。」說著將大衣脫下。伙計一看，伸手抄起一根大趕麵杖來，說道：「就是不賣，你敢怎麼著。」趙庭說：「你看著吧。」說完撲哧撲哧，用拳頭全把餃子給砸碎啦。這一來嚇得這個伙計，站在那裡發怔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見屋中有人痰嗽一聲，有一個小童，趕緊打進嗽口水去。二回再嗽一聲，一拍木凳，大聲喝道：「甚麼人膽敢如此無禮？」趙庭說：「怪不得落了個霸王鋪之名呢！這些餃子也煮不熟嗎？」宋錦說：「怎麼？」說著打開屋簾，來到外間，看見伙計手裡拿著一根大趕麵杖，在那裡發怔。他過來打了伙計一個大嘴巴，說道：「你不賣餃子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掌櫃的，我知道哇？你看那個匾裡。」宋士公一看，餃子全碎啦。忙問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伙計說：「這位睡覺的要吃片湯我不賣，他是一賭氣子，把餃子給弄碎啦。」宋錦一聽，趕緊來到桌子旁。見那人伏桌睡啦。他便吧的一聲，打了桌一下。趙庭嚇了一跳說：「不賣餃子，吃不著也就得了。」宋士公說：「我吃餃子嗎。你吃片兒湯。」說著上前就是一拳。趙庭忙用雙手蔽住前胸，迎他手腕，右腳一勾他腳後跟，往後一送他。宋錦萬沒想到他有這一手，急忙收拳撒腿，腳底下一抖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在餃子匾上，一下子踹翻了。」好，好拳腳。伙計們快來呀，捧著我的刀出來。」說完他正面一看，那趙庭早一個箭步躡了出去，說道：「好，好你這個惡東西，不賣餃子，你還打人。」宋錦說：「不用費話，打的就是你。」說罷掄拳便打，趙宋二人打在一處，打了個難解難分。

此時天光已亮，往來的人很多，全都站在一邊看這個熱鬧。宋錦一見非使毒招不能勝他，這才使了手穿心掌，向裡打來。趙庭右手一托宋錦的手腕子，底下使了個裹合腿，便踢了個大倒。宋錦爬起來，從宋郎手中接進寶刀，雙手一抱，厲聲說道：「小輩，今天我非劈了你不可，花多少錢我全認可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你認可，我可不認可。」當下兩個人各不相讓。此時童兒一看，急忙從後門跑了出去，急忙去找戴文龍戴文虎，告知他們。那戴文龍弟兄一聞此言，急忙暗藏軍刃，來到了鋪子裡。一看閒人看熱鬧人很多，忙分開眾人，來到裡面，見二人刀法純熟不好分解。此時趙庭心裡嘀咕：此人拳法刀法，怎麼會跟我們門一樣呢。看自己不好勝他，這才使出絕招。見宋錦一刀劈下來，趙庭忙一閃身，下邊使了一個掃腿，宋錦便爬伏在地，刀也撒手扔了。這時戴文龍弟兄忙過來從中解勸，說道：「這位爺為甚麼你們打起來呀？」趙庭說：「他不賣餃子，還動手打人。」宋錦說：「我吃餃子，他偏吃片湯，那個成嗎？」大家一聽也樂了，為這麼點小事動手，真有點不值。此時宋錦說道：「南碟子，你是哪門的？你師父是誰？說出來饒你一命。」趙庭說：「你休要口出不遜。我要一告訴你我師父是誰，你得嚇死。我在你這宋家堡裡吃喝住，都得隨便，你不敢轟我。」宋錦說：「你休要誇口。我爹娘重生一回也不能答應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那我可不好說了。死去的老人家全都不安，我還是不說為好。」這時，戴文龍問道：「江南爺，您是那一門的？您師父是誰？」趙庭說：「我乃八門頭一門，師父是道家。」宋錦忙問：「是邊南的道家，還是邊北的道家？」趙庭說：「是邊南的道家。」宋錦問：「是頭一道還是第二道？趙庭忙說：「是頭一道。」這一句不要緊，嚇得他顏色更變，呆若木雞，緘口不言。趙庭一看，知道怕老師。宋錦忙問道：「閣下莫不是我二弟趙庭嗎？」趙庭說：「正是。理由兄，我是南碟子，我是華陽。」宋錦道：「列位老師散一散吧，這是我師弟趙華陽。我師父左雲鵬適才派我師弟領了我師父之諭，前來管教於我。」遂說：「二弟呀，你是怎麼了？怎麼不早說呢？顯得是我不好是的。求你見了師父，多給我美言幾句。」戴家弟兄說：「二位老師快回屋中吧。有甚麼話咱們屋子裡說來。」宋錦趙華陽弟兄二人，這才一同回到屋裡，坐下喝茶。趙庭問：「師兄，你這鋪子賣餃子，怎麼落個霸王館之名呢？這要叫師父知道，焉有我們的命在？」宋

錦道：「這倒不至於被殺，左不被推出門來。就是不准配帶薰香，彩花做案。若犯那戒，一定被除。二弟呀，你是不知，只因我出藝之後，師父就走啦。我在這左右訪友，保護這□八村。後來與戴家弟兄結交，傳他們武藝。我每次回來吃飯，因為我嘴急，所以做的必要快，因此開了一個買賣。可是每天須等我吃完了，再賣。我也曾在這一方打了些個土棍惡霸，是他們恨我不過，這才在外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兒，才叫霸王館。他們又在外胡做非為，留下我的名姓，從此便傳出我的惡名去。那么二弟你來，所為何故呢？」趙庭便將自己家世一說，又說：「特來找您，要打算入綠林。」又將遇見焦雄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宋錦道：「二弟呀，你不可如此。愚兄我今年四□有二，還不敢去入綠林當賊。你今年二□有一，就敢說當賊，豈有此理。你先在我這裡住著吧，等到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我親身送你回家。」趙華陽說：「不用的，師哥你不用管，我是非入綠林闖蕩不可。聞聽人言，您與彰化龍相好，那就請您帶小弟前去，面見於他，請下轉牌。當年師父教我一手絕藝，名叫蠟子爬城，可以爬碑獻藝。」宋錦說：「不錯，倒有此人，只是不好辦吧。」趙庭說：「我心意已決，再無更改。」宋錦歎了口氣遂說：「好吧，容我帶你前去。有一天東村鬧賊，被我趕到，後來又來了兩個好友，才將賊人拿獲。將來你要見了那二人，可是咱們好友。他們是弟兄二人，一個叫金鬚蝦米王佐、銀鬚蝦米王祿，水性最好。」趙庭說：「記下了，師哥咱們可幾時走呢？」宋士公道：「二弟呀，要依我相勸，你還是回家去吧。家下又無三兄四弟，只有你一人。你要不回去，豈不急壞了二老？再者說，你要爬碑獻藝，練不好那可一定死在下三門的門長手下。」趙庭說：「我也不怕。因為我說下不能回家啦。」宋錦一聽，知道他是立下了志向啦，不好駁回，遂說：「二哥，既有此志，那我也不好再問。可是也得等明年開春，三四月裡好不好呢？」趙庭說：「也好。」說完他便在此店住。過了年已到了三月，可是宋錦總是用言語支吾，仍然不提。

這一天戴家弟兄也在此，哥四個在院中坐著閒談。趙庭竟發怔，一言不發。戴文龍問道：「二弟，你為何不言語啦？坐在那裡發怔。」趙庭一聞此言，雙眼落淚。說道：「唔呀，師哥哥要了我的命哉。」文龍說：「你有事可以說出來呀，為甚麼如此呢。」趙庭道：「我要入綠林，他不帶我去請轉牌。」宋錦道：「二弟你不知，那轉牌如同聖旨一樣，不是輕易請的。要不然你在影壁上先練練我看看，如果能成，我一定帶你去。」趙庭說：「不成。當初師父說過，見不著轉牌不准我練，已對天賭咒，不敢輕試。」宋士公無法，只可答應。趙華陽看他如此，知道他有點成心，便在夜間，自己偷偷的寫了一張字柬，上面寫的是：「三位兄長，千萬別找，趙庭走了。趕奔蘇州，找彭去了。請來轉牌，爬碑獻藝，得來守正戒淫花，兄長一瞧，便知今曉。」寫完了之後，便給壓在硯台旁邊。他就收拾好了，渾身緊襯俐落，取出匕首刀來，劃腳後窗戶，開了窗戶他就出去啦。到了外邊，雙腳勾住了瓦簷，使了手珍珠倒捲簾。將窗戶安置好了，翻身上了房，從此奔了西村口，一直向蘇州而去。

他離了宋家堡，如同小鳥出籠一般。一路之上，看見天快亮了，他便找了樹林，進支換下夜行衣，包好小包袱，再出樹林趕路。非止一日，這天到了蘇州，他便進了北門。一時不知衙門在那裡，便找了一位年長的老頭，上前問道：「借問老先生，我要去衙門該怎麼走？」老者說：「你從此往南，過了□字街。路北有七間樓房，那是會元樓，西邊有個夾道，再往北就是衙門。」趙庭說：「道謝道謝。」他便按照道兒，來到了西邊，果然是會元樓。原來這裡是一家酒樓，買賣還真繁華。趙庭進了西邊夾道，到了後面一看，原來他後邊是片空場，北面對著會元樓是座店，對著衙門口是衙門。趙庭又一看街西有家豆腐房，他往北而來，順著衙門往西，有一個小巷，上邊有個小木牌，上寫「太平巷」三個字。細一看是一個小死衚衕，他便回頭往東，來到店門一看，此店原是德元店，牆上寫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等等字樣。他便叫道：「店家。」從裡面出來一人，身高六尺開外，是個五短身材，赤紅臉兒，半截眉，環眼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高卷牛心發鬚，月白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腰繫圍裙。出來笑嘻嘻的問道：「客官，您是住店嗎？」趙庭說：「正是。但不知你們這裡可有正房。」伙計說：「有，有，您隨我來。」說話之間，便將他帶到了裡面北房西頭一間，開門放簾。趙庭到屋中一看，這屋內倒很乾淨，北牆有一張牀，旁邊有一小茶几，兩個小凳兒。趙庭坐下問道：「伙計你貴姓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景，叫景和。您貴姓呀？」趙庭說：「我姓趙。」景和說：「我就叫你趙老爺吧。」趙庭說：「你不用那麼叫，我沒做過官，不敢擔任老爺之名。我且問你，現下你們這個府中知府，可是清官，還是臧官呢？」景和一聽，連忙跪下道：「這位爺不知，我們這位府台大人，可是一位清官，真是清如水明如鏡，兩袖清風，手下人全不敢為私舞弊。」趙庭說：「你起來我問問你，府大人姓甚麼，官印怎麼稱呼。」景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聽都堂大人說，姓鄧名叫子玉。」趙庭說：「你們這都堂大人姓甚麼呀？」景和說：「姓彭，雙名化龍，這一方的尊他們外號，叫金翅鷄子。他是八班的總班頭。」趙庭說：「此人可在外吃私？」景和說：「緊快住口，這位彭爺可是大大的一位好人，真是八仙桌蓋井口，隨方就是圓，專在外為朋友管閒事，交友遍天下，人人說他好，真是一位好交的人。」趙庭說：「很好。那我要請他人吃酒，可是哪個酒樓最好呢？」景和說：「那也就我們這店前邊的會元樓了。」趙庭答應說：「好吧，就是這樣啦。」說完之後，他出店去繞彎，便在暗中將入衙門的道路踩好。回到店中，要了點酒菜，自己在屋中吃喝已畢。候到天黑，景和給端來臘燭，趙庭說：「我這裡不用甚麼了，叫你再來，不叫你可以不必來了。」景和來到外面，向大家交代，說道：「諸位客官，現時天氣不早，我們可要封火擺眼啦。那位要甚麼可快點說話，我們要關門撒狗啦。」問了三聲沒人答言，伙計自行收拾去了。

這時趙庭躺在牀上，一時心血來潮，便昏沉沉的睡去。至到定更天，梆子一響，將他震醒。睜眼一看，天已不早，連忙坐起。用耳音往外一找，那打更的往後去了。他急忙將白晝衣服脫下，換好夜行衣，用小包袱將白晝衣服打成腰圍子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礙事啦。背好了刀，將燈吹滅，將門插關拉開，拉門轉身來到外面，將門倒帶，矮身到了西房山。聽四外無人聲，這才飛身上房，過去便是衙門的內宅。看那院中有一個天燈桿子，高有兩丈八，上面掛著一個牛角泡的燈。趙庭伸手取出一塊問路石子，扔在地上，吧嗒一聲。忙用耳一聽，並無人聲犬吠，他才大膽的飛身上房。到地上先毛腰撿起石子，然後轉身來到北房上。這院中寬闊，是方磚漫地。北房上房是七間，裡面掌著燈光。書中暗表，這是房三間暗兩間，東西各一間耳房，東廂房五間，西廂房五間，北面正房點著燈亮，透過窗櫺人影搖搖。趙庭暗道：許是大人尚未睡呢。想到此處，他便來到燈桿之下，雙手扒桿子扒了上去，大聲喊道：「要狀告一人。」屋裡大人一聽，忙叫：「童兒，快點上手燈，到外面去看看是甚麼人喊冤。」小童兒嚇得哆哩哆嗦，將小手燈點上，來到房簷底下。往上一看，見那燈桿子之上扒著一人，說話唔呀唔呀的。就聽他問道：「小童兒，你家大人可曾睡覺？如未睡，我要請出他老人家面見，我有事。」小童說：「好，你可別走，待我與你請去。」江湖人說：「就是吧，叫你多累啦。」那小童遂回到屋中，說道：「大人，現在院中燈桿子上有一夜行人，在那裡盤看，他要面見您，有冤伸訴，我想您先不必出去啦。」大人說：「童兒，不要緊，我一不貪賊，二不賣法，有何懼怕他人之理？」說著接過手燈來到院內，向燈桿上問道：「江湖人你要狀告何人？」趙庭往下借燈光一看，這位大人，身高八尺，體態魁偉，面如重棗，一雙重眉，闊目，通官鼻子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鬚，胸前飄灑三絳墨髯，身穿藍色的袍兒，未著官衣。書中暗表，他下邊是青底衣，白襪雲履。觀罷問道：「大人您貴姓呀？官印怎麼稱呼？」大人忙問：「江湖人，你問本堂名姓為何？」趙庭說：「我聽一聽大人的名姓，我可以知道是忠是奸。要是忠臣，我好告訴。要是奸臣，那我就走了。」大人說：「江湖人，你若問我，祖居廬州府，合肥縣北門外鄧家莊的人氏，我姓鄧，雙名子玉，你狀告何人吧？江湖人，那麼你叫什麼呢？」趙庭說：「大人你老人家可以不必問了。我是個江湖人，說出名姓。倘若有個言語失檢的時候，您出飛簽火票，拘拿於我，那時我就難逃國法啦。」大人說：「那麼你姓甚麼不說，你可狀告那人呢？」趙庭說：「我告的是您的大班頭彭化龍，他使了我的錢，不給我，我不敢惹他。」大人說：「他欠你多少錢。」趙庭說：「他借我三百二的蹦蹦錢，今天不給明天就是六百四，後天就是一千二百八□啦，他一共短我九年零三個月。大人請您給算一算，他一共短我多少了。總要能給我來，我有孝心，孝敬您點東西。」大人說：「甚麼東西呀？」趙庭說：「背上半本易經。」鄧大人一聽，心說：「我才念到上半本。他敢說給我背。」遂說：「那麼你就背上一背。」趙庭說：「是，老大人您休發虎威，待草民我抖膽了，給您背上一背。」說著便背了上半本，頭句「乾，元亨利貞。初九，潛龍勿用。九二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」至到「上九，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象曰：大有上吉，自天佑也。」大人一聽，果然背到易經的前半本。又聽那人說了聲：

「老大人，您要給我來了來，我還給您背那下半本，我去也。」飛身而去。大人心中所思，這個人乃是外邊行俠作義之人。我若再將此人收服，日後凡是我所管地面，一定高枕無憂。忙叫：「童兒，你快去把彭化龍叫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小童答應，連忙提了手燈，出屏風門，直到班房。此時彭化龍剛躺下，尚未睡著。小童兒來在窗下，問道：「都堂大人您睡覺啦嗎？」彭化龍道：「我剛躺下，有甚麼事嗎？」小童說：「您快起來吧，有一件要緊的事。今夜有一個賊，在燈桿子上把您給告下來了。」彭化龍一聽，趕快站起身形，披衣下地，穿好了衣褲，開了房門，將童兒放進來。童兒說：「您去吧，大人叫您哪。」彭化龍一聽，心中納悶：我彭化龍招不出來呀。連忙隨著小童來到後宅，在廊子底下一站。小童進到屋中，說道：「大人呀，那都堂已然來啦。」大人說：「叫他進來吧。」彭化龍一聽，趕緊進來雙膝拜倒，口中說道：「大人，三更半夜，您將下役叫了過來。有甚麼事呢？請您講在當面。」鄧大人說：「方才在燈桿子上有一江湖人，他把你給告下來，有這般如此的一件事，我與你三天限，務必要將那盤桿之人拿來。若限滿拿不住背書之人，我是一打二革。」彭化龍說：「是，是，大人恩典。我急速訪拿就是了。」說完站起身形，告辭出來。

到了班房便將手下的伙計全叫了起來，說：「你們都別睡啦。」大家醒了之後問道：「頭兒，有甚麼事嗎？」彭化龍道：「現有賊人夜入衙門，大人傳我捉捕。遇見這樣案子，我平常的傢伙不成。你們支應一點，我回到家中取那一對鑲鐵錮去。」說完他走了不提。且說趙庭離開後宅，他回到店中，推門進到自己屋中，取火摺點好了臘燭。忙換好夜行衣，將刀掛於肋下，長大的衣服穿齊了。聽外邊梆鑼齊響，已然二更。他便出來到了門道，叫聲「景和」。此時那伙計將睡著，忽聽耳旁有人叫他，連忙披衣起來。開門一看，原來是趙客人，遂問道：「您有事嗎？」趙庭說：「天將二鼓，此時會元樓上門沒有？」景和說：「沒上門。您有事嗎？」趙庭說：「我去定一桌酒席，打算請都堂大人吃酒。」景和說：「喝，您請他老人家呀，好，我給您開門。」說著上前將門開了。出店一看那會元樓的後窗戶，還有燈光亮著。伙計說：「您快去吧。他們樓上飯客還沒走呢，您去我給您留門。」趙庭答應，當時一直往西南，過了夾道一看，會元樓的伙計，正在那裡挑幌子啦。他忙上前說道：「哎，伙計。」那伙計忙問道：「這位爺您是吃酒嗎？」趙庭說：「不是，我要定一桌酒席，明天早晨用。」伙計說：「甚麼席呀？」趙庭說：「要一桌上等的酒席。我要請一位朋友。」伙計說「您請那一位呀？」趙庭說「就是衙門的都堂彭化龍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們是交好的朋友。」伙計一聽，忙改了笑容，非常的和藹，說道：「您請上樓來吧。」趙庭到了樓上，找好了北面一張桌，說道：「你們就給留下這桌吧，把窗戶開開，好叫我那朋友往衙門看著一點兒，防備有事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吧。」趙庭伸手取出一封銀子，交給了伙計。說道：「你們拿去，除去酒席外所餘多少，滿給你們這些人作為小費。酒席可千萬的給我做細著點。」伙計連連答應，說「是啦吧。」當時將銀子拿到櫃上交明白，通常全喊謝謝。趙庭下樓而去。他們大家便說：「咱們不用睡了，把這一桌酒席給作細一點就得啦。」大家說「對」。他們這裡忙亂不提。

且說趙庭來到衙門，此時已有三更。他問道：「門上那位在。」早有小伙計們值班，出來問道：「您找誰呀？」趙庭說：「我找你們都堂大人。」伙計說：「他回家取東西去啦。您有事嗎？」趙庭說：「有事，我在會元樓上的後堂，明天請他吃酒。」伙計一聽，說：「是啦吧，明天一准叫他。」趙庭回身出來，便在會元樓的房山黑影裡蹲下了。少時看見一人慌慌張張的回到衙門，心說：此人一定是彭化龍了。那彭化龍果然是從家中取來兵刃，到了班房。伙計說：「頭兒，那背書的賊人，膽子可真不小，他怔敢前來請您。他在會元樓定下一桌酒席，叫您前去。」彭化龍一聽，氣得顏色更變，便將鑲鐵錮順到每袖口一隻，急忙的出了衙門。那江南蠻子趙華陽，他也急急的在他之先，又來到會元樓，問道：「都堂大人來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沒來。」趙庭說：「他告訴我馬上就來，為甚麼沒來呢？」說完他又往東去了，繞過會元樓奔了衙門。此時彭化龍來到會元樓。伙計們一見，忙說道：「彭爺您來啦，明天您可有咬兒。」彭化龍說：「甚麼咬兒？」伙計說：「有位江南爺請您吃酒，是您的朋友，全是仗義疏財之人。他要了一桌上八席，外加山珍海味。」彭化龍說：「給了錢啦嗎？」伙計們說：「給啦，他拿一封銀子來，除去酒席外，其他的錢賞給我們大家。方才還來了，現下又上衙門找您去了。」彭化龍道：「那個人可是有事，再來了千萬別叫他走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吧。」他在這裡打聽事，那趙庭又來到衙門，向伙計問道：「混賬東西，那個彭化龍走了沒有？」小伙計說：「現在去上會元樓訪您去了。」趙庭說：「好的。待我再去找他去。」說完他又來到西夾道，黑暗之處偷看，那彭化龍氣昂昂的又回了衙門。趙庭便來到會元樓，問伙計道：「那彭化龍來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來啦，剛走，又去上衙門找您去啦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我二人沒緣呀，找了好幾次了，也是見不著的。待我上樓等著他吧。」說完了上樓，來到那桌旁坐下，便伸手將北窗戶給打開了。伙計說：「江南爺，您開窗戶幹麼呀？」趙庭說：「為是看他出來，我好叫他。」伙計看他沒走，也就不言語了。那彭化龍從東邊繞回了衙門，那差役說：「彭頭呀，這個江南人，不但膽子大，他的武藝決錯不了。」彭化龍說：「怎麼？」差役說：「他又來找您，還說了許多不像話的地方，那我不便向您來說。他說這一回不來啦，他在會元樓上等您。」彭化龍說：「好，待我找他去。」說完轉身出來，又來到了會元樓，問伙計說：「那個人來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來啦，現在樓上等您。」他說「好」，說著奔了樓梯。此時趙庭聽見外邊有人說話，他忙將大衣甩啦，打了腰圍子，收拾緊襖俐落，在此預備著。彭化龍躡足潛蹤，來到樓上。心說：只要被我看見，量你逃脫不了。及至到了上面，一眼看見趙庭，到了桌案以前，問道：「在此請我吃酒，可是閣下嗎？」趙庭道：「不錯正是鄙人，對面可是都堂大人？」彭化龍道：「正是彭某。」趙庭說：「我請閣下在此吃酒。」彭化龍說：「你我素不相識，何人介紹呢？」趙庭說：「給你我介紹的這個人，比你我高一點。他是位高爵尊之人。」彭化龍說：「但不知是何人，請道其祥。」趙庭說：「此人與你也認識，跟我也認識，就是你我不認識。」說話之間，看他兩隻胳膊直著，就知道暗著兵刃啦，遂說：「就是那府台大人。」彭化龍一聽，往後一撤步，雙錮得到手中，左手一撮。他雙手一扶桌子，翻身縱出窗外。彭化龍也隨著跳下，迎頭就是一下子。趙庭往旁相閃。說道：「且慢，你是官差，我是賊人。頭一招我沒還手，那是看在府台大人面上，我不還招。第二招我不還招，是因為你是官差。第三招不還招，看在武聖人面子上，我也不還招。」化龍一看，三招已過，他並不還招，就知道此人武藝不壞，上前又要進招。那趙庭這才推寬亮刀，二人殺在一處，分不出勝敗輸贏。此時天已大亮，太陽出來很高，那看熱鬧的人，越來越多。兩個人累得噓噓帶喘。趙庭一看不好，急忙飛身上樓，彭化龍也飛身上樓。不想在那窗戶那裡坐著一個瞎子，竟將彭化龍給碰掉下來。他還大聲說道：「眾位老鄉啊，這是誰成心欺負我，跟我挨親？」彭化龍下來，仰面再看那賊，蹤影不見，急忙說道：「先生你往裡點，我們這裡辦案啊。」那瞎子一聽，說道：「唉，我躲開你們。」說著話，他到往前一邁步，整個摔下樓來。化龍看他頭要著地，誰知他竟站在對面，用馬桿一伸，入在化龍的襠中，彭化龍連忙往旁一閃。那瞎子說道：「無論是誰，我先抽個門子吧。」馬桿向他下巴頰打來。彭化龍一看，急忙用兵刃相迎，兩個人打在一處。他就聽見馬桿噹噹帶響，完全是行者棒的門路。

二人正打的熱鬧之間，從正北來了三騎馬。馬上之人大聲喊嚷，說：「都堂大人，留讓一招，五弟慢動手，全不是外人。」彭化龍停手，那瞎子跳在一旁，抱著馬桿一站。他可聽見正北來，他偏向正東磕頭，說：「師哥累啦，我給您磕頭啦。」大家一樂兒。瞎子急啦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怎麼拿我打哈哈呀。」眾人便不敢言語了。書中暗表。正北來的三人，頭一個是抱刀手宋士公，第二是戴文龍，第三是雙刀將戴文虎，只因趙庭夜間留下柬帖走了。天明宋錦起來，心說我二弟怎麼沒來叫我來啦，也許是我起在他的頭裡啦。等到來到中間一看，北邊牆上黏著一個紙條。宋錦過去一看，心說：得，他走啦。無法，這才與戴家弟兄一齊追了下來。這天來到此地，看見他們打在一處，全不是外人，正是夜行鬼張明，與彭化龍動手。宋錦這才大聲喊道：「別動手，全是自己人。」說話之間，三匹馬如飛似的，到了切近。三個人慌忙下馬，走過來行禮。那張文亮虛點一馬桿，縱出圈外，一抱馬桿，說道：「我師兄來啦。」彭化龍也一捧雙錮，往旁一站，認得是宋錦，不認得那二人，遂問道：「大弟，你可認識瞎子？」張明說：「你敢當著矮子說短話。」宋錦說：「五弟你不可挑眼，不知者不怪罪。」遂說：「彭大哥，快過來，我給您介紹介紹。」又叫：「五弟，過來見過彭大哥。此人住家蘇州府西門外，彭家坡的人氏，姓彭名化龍，外號人稱金翅鷄子，乃是蘇州府的馬快班頭，綠

林箭為他人執掌。」彭化龍說：「這地不是講話之所，你我酒樓一敘。」趙庭早從樓上跳下來，拜見宋錦，然後一同來到酒樓之上。宋錦這才與大家致引，遂說：「都堂大人，他不是外人，乃是我的師弟，住家江南會稽縣北門外，趙家莊居住。姓趙名庭，字華陽，排行在二。」說：「二弟呀，快見過彭大哥。」華陽忙上前施禮。化龍用手相攙，口中說：「二弟免禮平身。」趙庭說：「兄長鑲鐵鋼門路太好了，多有容讓於我。」彭化龍笑道：「豈敢，二弟的刀法不弱。總然是左老俠客的傳授太好。」兩個互相誇了幾句。宋錦說：「這是我五師弟，他住家蘇州南門外，太平得勝橋，張家鎮的人氏，姓張名明，號叫文亮，別號人稱夜行鬼，排行在五。」張明也上前拜見彭化龍。他二人又客氣了一番。宋錦再與戴家弟兄一致引，說：「他二人住家在山東宋家堡後，戴家嶺的人氏。一個是單刀將戴文龍，一位雙刀將戴文虎。」戴氏兩弟兄也與化龍見禮。大家全致引完畢，這才落坐喝茶。彭化龍問道：「二弟，你來到此地，夜入府衙，在天燈桿子上背書，將我告了下來，是何道理呢？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吾的哥哥。小弟打算訪您，雙恐怕當差之人不管。又因為府台大人與兄長的名望特大，小弟我這才夜入府衙。我的心意訪你老，是為我要入身綠林，要戴守正戒淫花。」彭化龍道：「二弟，你要戴也不難，必須有一手絕藝。今與古比，你看做綠林盜的，有幾個戴戒淫花的？你要有絕藝呢，我可以下綠林箭，招齊各門各派。獻好了藝，還得蓮花黨之人，給戴守正戒淫花。二弟呀，你要打算請各門，還有一件難事，必須等在哪位腿快之人，來了才成。別人撒轉牌，人家也不認可呀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那位腿快之人，住在那嘎哩呀。」化龍說：「此人住家山東東昌府北門外，劉家堡的人氏，姓劉名榮，別號人稱閃電腿。左老俠客在三江會給他賀的號。他跟俠客爺賽過跑。」說話之間，擺上酒席。眾人正要吃酒，忽然聽見樓梯響，跳三步的走上樓來。大家不由的注目一看，見上來一個花兒乞丐之人，像貌跟趙華陽長得彷彿。上得樓來，向彭化龍一點頭，轉身又下去了。宋錦忙問道：「此人您可認識他？」彭化龍道：「我倒是認識他。」宋錦說：「為甚麼不把他喚了過來。在一桌上吃酒呢？」化龍說：「大弟呀，是你不知，那人性質不好。他若是正人君子，我早就與你們引見了。要是那彩花淫寇，見他何用呢？」書中暗表，此人也姓趙，名叫連登，外號人稱賽華陽。後文書趙庭丟花，被他偷去，假充華陽，鬧的亂子不小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他們眾人吃酒之時，又有人上樓。宋錦低聲說道：「二弟你看腿快之人來啦，趕緊上前見禮，跪地磕頭，別起來。我叫你起來，你也別起來，非他點頭不可。」趙庭說：「是。」抬頭一看此人，平頂身高七尺，細條條的身材，上身短，下身長，兩條仙鶴腿，面如重棗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大耳相襯，海下微有鬚鬚，不見甚長。用白布手巾蒙頭，土黃色的靠襖月白布護領，用白布袍紮腰，土黃色的底衣。魚鱗灑鞋，青襪子，花布裹腿，外罩土黃色的通髦，上面用青線勒的斜象眼，青布裡兒。肋下跨著一口金背刀，青飾件，月白布的挽手，往下一垂，左手提著一個藍布包袱。趙庭急忙上前跪倒磕頭。說：「大兄長在上，小弟趙庭給你老人家叩頭了，我要煩您老人家一件事。」那劉榮是面向北，正跟彭化龍對臉。那彭化龍衝他一使眼色，此時那劉榮可就沒攙他。張明說：「喝，劉大哥來啦，我這施禮吧。」說上起來離坐，跪倒磕頭，劉榮上前攙起。趙庭又追過來，跪倒叩頭，說：「我的哥哥，小弟有禮了。」彭化龍又衝他一使眼色兒，劉榮心中不快。那宋錦站起說道：「兄長，這是我二師弟趙庭，字華陽，大半您也聽我師父說過吧。」劉榮說：「不錯，聽說過。」口中說著，心中暗想：彭化龍可不對，我跟老俠客是至己的爺們。再說我先跟宋錦認識的，與你沒有多深交情啊。你為何這樣的不叫我理人家呢？又聽趙庭說：「吾的哥哥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請哥哥答應才好。」此時那彭化龍又衝他一使眼色，劉榮心中實在憋不住啦，遂說：「彭大弟，你三次向我使眼色，所為何情呢？莫不是叫我得罪人嗎？初次見面，就叫人說我瞧不起人，這不是陷我不義嗎？二弟你先起來，有甚麼事我全答應。」趙庭說：「不成，哥哥你先答應，要不然吾是不起來呀。」劉榮說：「二弟你起來，無論甚麼事，哥哥我應啦。我要不應，叫我不得好死。」趙庭這才起來。劉榮問道：「到了是甚麼事呢？」趙庭說：「吾求哥哥下一趟轉牌，請一請人。」劉榮說：「原來這點小事情，不要緊。我可得這就起身，明年此時到齊。但不知何處會見呢。」趙庭說：「彭大哥咱們這裡可有大店口？」彭化龍說：「有，在此門里路西。」劉榮說：「甚麼字號？」化龍說：「是成記老店，前後三層院子，南北的跨院，一共一百多間房，還不足用的嗎？」劉榮說：「足成，足成。」這才趕緊大家用酒已畢。劉榮說：「彭賢弟你還是趕緊請轉牌。」彭化龍說：「趙庭，轉牌一走，你可得圓這案。」趙庭說：「當然，兄弟我一定隨兄到府衙。」彭化龍說：「好吧。」這才吩咐伙計在後面設香案。他自己下了樓，到街上找了轎子鋪，叫他們紮了一個彩亭子。前面是黃雲緞的一個簾，紅走水藍飄帶。八搭亭子的人，是每人一件袍，藍布頭巾，穿青布靴子。大家出西門趕奔彭家坡。亭子落平啦，取出兩面鑼來，交給家人。他淨手焚香，在祖先堂中，請出轉牌來，往高一舉，然後拜了四方。叫家人打鑼，老打兩下兒，在前邊開道。他命人抬起亭子，一直往會元樓而來。到了村樓門前，亭子落平，前邊鋪一塊紅氈子。宋土公、趙庭等人上前跪倒，迎接轉牌。彭化龍請下轉牌，一同上了樓，從黃布套內取出來，供在香案之上。大家一看，此牌乃是一塊長方鐵牌，四犄角有雲頭。群邊是萬字不到頭，兩邊是兩條飛龍，裡頭又是長方的萬字不到頭，上頭是雙龍門寶，雙龍之下是個太極圖，下邊寫著左雲鵬三字。鵬字的左右下邊一點，是為尊兩個字，在為尊的當中有金針一條。供好燒香，大家參拜。彭化龍說：「我怎麼說，你們大家可也得照樣說。」大家說「是」。化龍跪倒說：「弟子化龍參見轉牌，請轉牌出巡。」說完站在一旁，劉榮上前跪倒說：「弟子劉榮請轉牌出巡，六□四門滿到。」他參見已畢，以次宋錦，趙庭等，全都參見完畢。彭化龍忙將鐵牌請下，用藍銀油將牌全刷好了。取來一張高麗紙，然後用牌向紙上一扣。將牌扣好，用手來回一揉，然後再將轉牌起下。一看那紙上可就印成了，那雙龍以及字跡，完全印在上面。彭化龍拿筆在那空白之處，添上徽宗御賜四個字，這才交與劉榮。劉榮連忙上前接過，捧著向四外讓過，然後摺好帶在身上，笑道：「彭賢弟那咱們就成記老店見哪，明年此時再見。」彭化龍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給他預備路費。劉榮說：「不用，我到那個鏢行，隨便拿路費，何必咱們預備呢。」此時趙庭宋錦弟兄二人上前說道：「劉大哥多受風霜之苦吧。」劉榮笑道：「小事一段，不足掛齒。」說完他伸三個手指，趙庭伸了一指，劉榮點頭。原來劉榮問他左道爺有三手絕藝，他會幾樣。趙庭伸一指是會一樣。左雲鵬獻三手絕藝，下文書再表。

如今且說，彭化龍打發劉榮走後，他又把轉牌請了回去。再來到會元樓，說：「二弟，你可得隨我打這官司。」趙庭答言說：「好，那您把國法請來吧。」彭化龍說：「隨我到瓦房去戴吧。」趙庭點頭，便叫宋錦他們三個人暫在樓上略等，我們去去就來。三人答應。趙庭隨他到了府衙，戴上了手鐐腳鐐。此時大人已然點鼓升了堂。彭化龍給他報名而進，到了堂前，趙庭上前跪倒，口中說：「罪民參見大人。那府台說：「下面跪的可是天燈桿子上的賊人？」趙庭說：「正是罪民。」府台說：「你為何不抬起頭來？」趙庭說：「草民有罪不敢抬頭。」大人說：「恕你無罪。」趙庭說：「謝大人。」忙一正面，那府台大人一看他面貌正氣，是文生公子模樣，並不匪氣，遂說：「趙庭。」趙庭說：「罪民在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昨夜在天燈桿子上，所背的是甚麼書？」趙庭說：「是前半本易經。」他說：「不錯，那你再背那後半本。」趙庭又面衝西。從「謙亨君子有終」，直到「上九王用出征，有喜，折首，獲匪其丑，無咎。象曰：王用出征，以正邦也。」趙庭背完，不知府台大人有何分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